

光荣的草原

龙仁青

吃过晚饭，扎括去遛马。他牵着那匹白蹄马，朝帐篷前面那片开阔的草滩走去。他感到他的背部有一些微微的灼烫，那是因为太阳在看他。快要落山的太阳看着这个高大健壮的骑手，心里有一种痒酥酥的感觉，太阳的眼睛里也有了怀春少女般的羞涩和骚动。扎括看到自己被太阳无限拉长了的影子，在他的前面四平八稳地晃动着，就像是一座走动的山。这真是太阳心目中扎括的形象。正如俗话说：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在太阳看来，扎括就是这样一座走动的山。太阳泛滥的激情在扎括的周身流动，草滩上平时温顺羸弱的青草传染上了太阳的激情，绿色的身姿因为亢奋而有了几分金红色，它们争先恐后地昂着头，向扎括围拢过来。扎括和他的白蹄马在青草的簇拥下有些应接不暇手忙脚乱。扎括就想尽快甩脱这些青草。他整理了一下马背上的鞍具，准备起上白蹄马，迅速离开这里。这时候他忽然发现，除了太阳，还有一双眼睛在看他。这是他阿妈的目光，从他的背后温暖而又温柔地伸过来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拍着他的肩膀，那是赞许和鼓励的意思。可是扎括却很紧张，因为他从阿妈正在拍打他肩膀的目光的手上，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陌生的东西——阿妈站在帐篷门口，天荒地老的看着他，那眼神，不是一个母亲在看儿子，而是一个女人在看一个男人。扎括感到浑身不自在，低着头牵着马，拘谨地往前走着。阿妈的目光让他的动作幅度明显小了许多。前面是一条鹅卵石的干河床，扎括跨过河床时，假装在鹅卵石上滑了一下，乘机回头飞快地看了阿妈一眼，他看到阿妈眼里有着与太阳一样的光亮，腼腆中有几分不安分，惊恐中包含着无限的遐想。阿妈看到扎括在看她，急忙转头走进了帐篷。“天哪，扎括长得越来越像他阿爸了！”她自言自语道。

阿妈走进了帐篷，太阳也落山了，扎括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。没有了太阳的注视和阿妈的眺望，扎括变得无拘无束。他骑上白蹄马，一路吆喝着，朝着前面的草滩扑了过去。扎括骑马喜欢把自己的身体紧紧贴在马背上，这样，他的视角刚好就落在草滩上。他看到刚才还在不断向着他和他的白蹄马围拢过来的青草，这会儿却惊慌失措地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飞速跑去，好像扎括和他的坐骑是残暴无比的凶神恶煞，避之不及就会惨遭不测。青草丛中的那些野花，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凑热闹似的跟着青草瞎跑，跑到很远才放慢脚步，回头看着扎括和他的马，就像是受惊的野兔。扎括想起小时候阿爸给他讲的野兔跑“加尔”的故事：有一只野兔正在河边吃草，忽然有只成熟的果子从河边的树上掉下来，掉入河中，发出“加尔”的声音，野兔惊恐万分，撒腿就跑。山林里的野兽看到野兔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问它发生了什么事，野兔说：“加尔”来了！野兽们不知道“加尔”为何物，也跟着野兔四处逃窜。扎括刚刚想到这个故事，就看到一束硕大的馒头花跟在青草后面，慌乱地从马蹄下跑

过去。扎括不由笑出声来。心里想，这么大的个儿，也不动脑子想一想，看那副德性，也不嫌丢人！

天色慢慢暗下来。扎括骑马跑到一座草坡前，使劲拽了一下马嚼子，马便来了个急刹车，停了下来，巨大的惯性让扎括的屁股离开了马鞍，差点一个前栽从马背上摔下来。扎括对白蹄马的这种表现很生气。他跳下马，恶狠狠地朝着马头挥动马鞭。白蹄马慌乱地躲避着，一脸的无辜。

扎括躺在草坡上喘着粗气。白蹄马试探性地把嘴伸到青草上，偷眼看主人有什么反应，它看到主人并没有要惩罚它的意思，便放心地把一束青草卷进嘴里，大嚼大咽起来。扎括看出来，这是白蹄马在给自己加油。它吃下去的青草，在他体内会转化为能量，就像给摩托车加上油后，摩托车就能跑一样，青草到了马肚子里就成了汽油。刚才那一阵飞跑，消耗掉了白蹄马体内的不少汽油，这会儿是要补充补充的。其实，白蹄马的那个急刹车的动作，也是从摩托车那里学来的，如果不是草原上摩托车越来越多，马匹越来越少，白蹄马也不至于去学那些铁家伙，可是在它的前后左右，除了摩托车，很少能见到同类的马。与它担负着同样的使命，能够成为它参照物的也就只有摩托车。也难怪人家白蹄马。扎括想到这里，不由看了看白蹄马。夜色中，白蹄马显得高大威严，雍容华贵。这一点，比起那些萎靡不振的矮个子铁家伙来，要威风到哪儿去了。只是现在的人们，越来越喜欢摩托车，也就越来越远离马了。

如果哪一天，白蹄马学会了喝汽油那就糟了。扎括忽然想。

夜色愈加浓重，草原一片寂静。除了白蹄马啃吃青草的声音，远远地还传来从容不迫的波涛声，那是青海湖发出的声音。爬上草坡，就能看见青海湖，青海湖睁着无眠的眼睛，显得很精神，没有一点睡意。瞳人在夜色里显得黑亮黑亮的，天真而又不谙世事。

扎括不喜欢青海湖。看着青海湖一副烂漫无知的样子，扎括心里想，还装嫩呢，也不看看自己满脸的皱纹，还有嘴角上永远也擦不干净的白沫，都半老徐娘了，还把自己搞得像个十几岁的小丫头，真不害臊。每次眺望远方，扎括的目光就像一串省略号一样，总是从青海湖上一晃而过，从不停留。小时候，听阿爸给他讲，很早很早以前，青海湖这个地方是一片大草原，草原上有一眼清泉，清泉被一块石板封住了，当地的牧人每次到清泉打完水，都要把石板重新盖好。不想有一个马大哈打完水后就忘了盖好石板，汨汨涌出的泉水就把大片草原给淹没了。

扎括恨透了那个不负责任的马大哈。如果不是他，扎括他们就有比现在大得多的草原，牛羊也就有更多的草场，不像现在这样，牛羊越来越多，草场越来越不够用。再说这青海湖也是，占着那么大一块地方，占了这么多年，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放羊的时候，把羊赶到青海湖畔，看着那一片汪洋的蔚蓝色，扎括就想，青海湖要是绿色的就好了。每次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就有一些冲动，想把羊群赶进青海湖。有一年冬天，扎括真的把羊群赶上了冰封的湖面，看着羊们不断滑倒在冰面上，他有些茫然。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刚才把羊群赶向湖面时，他有些兴冲冲的，他甚至想象着他的羊群淹

没在齐腰深的牧草之中，一个个贪得无厌啃食青草的样子。这可是一片从来没有被牛羊啃食过的草场啊！可是，羊们怎么了？扎括半天没反应过来。

扎括远远听见阿妈“咕——咕咕，咕——咕咕”的叫唤声，那是阿妈已经挤完了牛奶，正在召唤几只依然在帐篷周围吃草，不肯回到拴牛绳跟前来的调皮牛犊。扎括知道，这也是阿妈在叫他赶快回家。

扎括懒洋洋地从草坡上爬起来，朝着与自己已经有些距离的白蹄马打声口哨，白蹄马便跑了过来。扎括牵着马，往家里走去。经过与他们家住同一个帐圈的图罗家的帐篷时，图罗家的老栓狗忽然狂叫起来，扎括便大声训斥一声。老栓狗听到熟人的声音，不叫了。扎括看见图罗家的帐篷张着血盆大口，口中不断吐出耀眼的火焰。帐篷正中的土灶像一只燃烧的舌头，灵巧地翻动着。摇曳的火光中，坐在帐篷门首的图罗忽大忽小的变幻着，眼看着就要被帐篷吞进肚子里了。图罗却对这一切浑然不觉。他看见扎括，向他挥动着手，那是邀请扎括到家里坐坐的意思。扎括却摆了摆手，跨上了马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图罗看着远去的扎括，尴尬地站了半天，自嘲地摇摇头。

扎括每次看到青海湖，再见到图罗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在扎括看来，图罗就是那个把大片草原淹没在水中的马大哈。

那时候，扎括和图罗都还是草原上的初生牛犊，结实健壮，无所畏惧。正是盛夏季节，当年产的小牛犊刚刚学会撒欢儿，草原上到处奶香四溢。产奶季节，母牛和小牛犊是要分群放养的，如果不分群，牛奶就全让小牛犊吃了，晚上收牧后，也就无奶可挤了。嗷嗷待哺的小牛犊有多少奶都没个够。扎括和图罗两家每家都有十几只牛犊，他们俩就把小牛犊合在一起，一块儿放牧。

那时候，扎括迷上了聊天。他与花聊天，与草聊天，与野百灵黑蚂蚁聊天，有时候也与天上的白云聊天。他比较喜欢与水晶晶花聊天。他觉得水晶晶花天真直率，不做作。不高兴了就生气，生气了发脾气，啥就是啥，不拐弯抹角声东击西，挺对扎括的脾气。水晶晶花的性格有点像图罗的妹妹彩彩，可惜彩彩已经出嫁了。

每次想起彩彩，扎括的心跳就会加快，扎括就骂他的心：彩彩又没到你跟前来，你紧张什么。他想象着如果彩彩真的到了他跟前，他的心可能就从他嘴里跳出来了，活蹦乱跳的，都要把彩彩吓坏了。

扎括就不去想彩彩。他故意找一簇芨芨草聊天，或者就和一群黑蚂蚁群聊。黑蚂蚁提出各种各样尖涩的问题，想与扎括辩论，但这些问题对扎括来说都是雕虫小技，他引经据典左右逢源，把黑蚂蚁们说得哑口无言。扎括就有一种舌战群儒的感觉。

有一天，扎括和图罗把小牛犊群赶到河边，扎括忽然想起昨天和一片白云约好了，今天要在西边山头上与它聊天，便对图罗说：“我今天有很要紧的事，小牛犊的事就全靠你了。”

图罗拍着胸脯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忙你的。”

扎括虽然对图罗不大放心，但他和云彩说过不见不散的，便往西山那边走去。

白云已经来了。昨天它是一头白牦牛的样子，今天它换了个样儿，说不上像啥，有点像以前阿爸头上的那顶礼帽，又有点像寺院里庄重冷峻的白色佛塔。

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扎括看到白云一脸严肃的样子，心里不由有些紧张。

“没事儿，我也刚来。”白云的声音与昨天一样好听。一句话，扎括心里就平和了许多。

“今天想聊什么呢？”白云问扎括。

“随便，天南地北。”扎括说。

白云想了想说：“昨天跟你分手后，我在山那边见到了一位叫琼卓的姑娘，她托我给她的心上人捎去一封信。”

“你捎去了吗？”扎括问着，心不由又加快了跳动。他想起了彩彩。

“还没呢，我一会儿就捎去。”白云说着，往怀里摸摸，扎括看到了白云怀里那封仔细折叠成了四方形的信。扎括想，那里肯定写满了无尽的思念和无尽的爱。

“如果以后我也想给别人捎句话什么的，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”扎括有些羞涩地问白云。

“那当然了，这对我来说，是举手之劳的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更何况是给你帮忙。”

扎括听了高兴极了，不由大声叫起来：“咯咯——唆唆——拉加洛！”

白云看着扎括的样子，捂着嘴笑了。它问扎括：“不知道你要给谁捎话儿？”

“这个保密！”扎括煞有介事地答道。但他心里忽然想，彩彩已经是别人的人了，我这不是自作多情吗？想到这里，刚才兴奋的心情一下变得有些沮丧。

白云没有看出扎括心情的变化，还与他开了几句玩笑，这才发现扎括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知道扎括心里有事了，便对扎括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还要把这封信送到琼卓的心上人那里去，咱们改日再聊吧！”扎括也就顺着白云给他的台阶往下爬，与白云道了别，去找图罗去了。

此刻已经是太阳落山时分。刚才，扎括和白云聊天的时候，太阳一直冷眼看着他俩，几次想冲上去打断他们的窃窃私语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再说太阳也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，一下子从半空中到西山头上，只好压住火气一忍再忍。扎括走时，太阳已经到了西上头上，只是怕在扎括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没有当着扎括的面发火。扎括一走，懊恼无比的太阳急不可待地冲上去，三两下就把白云的衣服撕了个粉碎，锐利的指甲还把白云的皮肤也划烂了，一道道伤口中不断流出血来。殷红的血侵染了白云的衣服，滴落在山头上，在山头开出了几朵血红的花，有几滴甚至喷溅在了扎括的背上，在他的背上灼烫地燃烧。草原的黄昏就在这绮丽而又惨烈的血光中到来。

扎括顾不上这么多，不祥的天空让他预感到了一些什么。他大声喊着图罗的名字，焦灼地寻找着图罗。

他在青海湖畔寸草不生的海滩上发现了图罗，图罗的脸上写着惊慌失措和无可奈何。扎括知道，他们的小牛犊与母牛群合群了。

“你把它们赶到哪里了？”扎括问图罗。

“我只是想让它们看看青海湖。”图罗答道。

“你不知道母牛群——它们的妈妈就在这边吗？”

“我以为青海湖会迷住它们，它们不会看见母牛群。”

“你以为它们和你一样？”

“是的，刚才我就是被青海湖迷住了，所以没发现它们是什么时候跑到了母牛群里。”

图罗就是这样迷恋青海湖的。扎括认为他肯定与制造了青海湖的那个马大哈有关，或者说，他就是那个马大哈。

扎括越来越不喜欢青海湖了。斗换星移，物是人非。青海湖却无视沧桑岁月在它脸上身上留下的痕迹，一副老不正经的样子。人们在青海湖边上种上了油菜籽，到了夏天，青海湖便急不可待地围上一条金黄色的围巾，搔首弄姿，招摇过市，那副骚情劲儿让人有些受不了。由于青海湖死皮赖脸地占据了那么一大块草原，有了这个先例，西部以远的浩瀚荒漠便也不管不顾地扑过来，就像是霍尔国白帐王利用武力野蛮扩张自己的领地一样，把好多草场据为己有。草场越来越小，牲畜却越来越多，草原上的牧民却不能向花花岭国的英雄格萨尔王那样，率领三十员英勇善战的将士冲锋陷阵，铲除妖魔鬼怪，从侵略者手里夺回自己神圣的领土，只能从自身想办法。他们宰杀和卖出了大量的牛羊，用减少牲畜数量的办法缓解畜草矛盾。过惯了田园生活的牲畜忽然间迎来了世界末日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马。牧民们忽然发现，在他们心里一向列在所有牲畜首位的马，其实百无一用。皮毛没什么价值，肉也不能吃，它的食量却很大，头一伸舌头一卷，一大片草就没了，看着让人心疼。

牧民们把自己的马都卖出去了。

扎括的阿爸是草原上少有的骑手，每当他骑着马走在草原上时，他和他的坐骑身上就沾满了人们赞叹和羡慕的目光，像无形的晶体。随着马的颠簸和抖动，晶体的碎片被抖落在地上，又有无数的晶体紧接着附着上去。扎括的阿爸便一身珠宝，一身黄金，珠光宝气中神气活现。当年，扎括的阿妈美貌出众，是草原上的小伙子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竞争对象，就是被阿爸身上耀眼的光环所吸引，嫁给了他，阿爸就成了许多小伙子的情敌。

可是现在，马匹一匹匹减少，阿爸身上的光环也慢慢暗淡下去。当草原上出现第一辆摩托车，人们再也看不到阿爸身上的光环了，就像是一支燃烧殆尽的蜡烛无可奈何地挣扎了几下，永远地熄灭了一样。随着光环的消失，阿爸日渐憔悴，形容枯槁。一种怪异的病纠缠住了阿爸——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，他就会浑身发颤，不能自己，有时甚至还会出现短暂的休克。当草原上有了第十一辆摩托车，阿爸在一声痛苦的呻吟中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第十一辆摩托车是图罗家买的。

阿爸去世了，他为扎括留下了一匹善跑的白蹄马。这是阿爸这一生拥有过的第三匹好马。就在阿爸像一轮奄奄一息的太阳，就要永远地陨落下去的那一刻，他把扎括叫到他身边，对扎括说：“白蹄马是一匹好马！”

“我知道，阿爸。” 扎括哽咽着。

“白蹄马不是摩托车！” 阿爸又说。

“我知道，阿爸。” 扎括哭出了声。

阿爸示意扎括把眼泪擦掉，他说：“我是骑手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 扎括强忍着眼泪。

“你就是我！” 阿爸说着，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缕锐利的光，直直地刺进了扎括的眼睛。扎括不敢说话，屏着呼吸，看着阿爸慢慢闭上眼睛，就像是把一把锋利的藏刀慢慢插进了刀鞘一样。

扎括成了他自己的阿爸，成了白蹄马的主人。

扎括和他的白蹄马是注定要出人头地的。

当草原上的牛羊群慢慢接受了作为马的替代品出现的摩托车，把这种笨重的铁家伙视为与自己一样属于牧民，依附着草原繁衍生息的同类的时候，名声远播的青海湖把好多与草原毫不相干的人们吸引到了它身边。

“青海湖太美了，是融化了的天空凝固在了地上。”

“是一面深邃的镜子！”

“是眼睛，洞视未来的眼睛。”

“是蓝宝石，无价的！” 这些人绞尽脑汁，想出许多溢美之词讨好青海湖。

扎括觉得这些人都是图罗家的亲戚，他们和图罗一样迷恋青海湖。这几天的图罗也是兴奋异常，乐此不疲地骑着摩托车跟随在这些人的前后左右。他还学会了汉语：“欢迎你到青海湖！”，他也学会了英语：“hello”

青海湖飘飘然已经忘了自己姓什么。它不断地和这些人合影，摆出各种搔首弄姿张牙舞爪的动作来。有些人甚至搂住它的腰，把一张臭嘴贴到它的脸上，它也是来者不拒和颜悦色。

这些人看了青海湖，还意犹未尽，他们要看扎括他们是咋样吃饭的，咋样睡觉的，咋样放羊的，咋样结婚的。

“只要让我们看看，就给钱！” 这些人拍着缠在腰里的鼓鼓的钱包，理直气壮地说。

牧民们动心了。更加动心的是乡上的当家人。他们立刻组织了一个赛马队，接着又成立了一个结婚队（后来，他们觉得这个名字不合适，改成了婚俗队，但牧民们仍然叫结婚队）。扎括和他的白蹄马理所当然成了赛马队的成员。曾经遭到牧民们唾弃的马扬眉吐气的日子到来了。刚开始，扎括对这个草草组织起来的，鱼目混杂的赛马队嗤之以鼻，可是他发现由邻村的姑娘小伙子们组成的结婚队里有彩彩，彩彩是结婚队的新娘。有时候，那些来自远方的尊贵的客人们既想看赛马又想看结婚，又不愿意走太多的路——其实只有几里路——邻村的姑娘小伙子们就来到扎括所在的村庄，“友情出演”，扎括就时常可以看到彩彩。因此，扎括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赛马队。这样就不用让白云为他们捎信了。

赛马队和结婚队真诚合作，强强联手。在不断的实践中，他们闯出了一条情景剧一样有情节的表演方式：先是赛马，赛马夺了头彩的骑士打动了一位姑娘的芳心，他们通过唱情歌互诉衷肠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在盛大的婚礼上永结连理。

结婚队扮演新娘的当然是彩彩，可是赛马队扮演新郎的却不是扎括。虽然扎括的马是赛马队里最好的马，每次都可以拿到第一名，可是有一个小白脸因为脸白，有一副好嗓子，能唱几首拉伊，就理所当然成了新郎的最佳人选。每次比赛，扎括都要勒住马缰绳，让白蹄马跑慢些，让小白脸中头彩。

扎括心里窝了一肚子火。

他感到自己很窝囊。

扎括遛完马回到家里，天已经很晚了。阿妈和帐篷一起在等他，帐篷好像比阿妈还焦急，门帘搭在一旁的帐篷绳上，就像是阿妈把手搭在额头上在执著地眺望。他把白蹄马拴在马厩旁，走近帐篷时，帐篷有些激动，就差没有跑过来与扎括拥抱。阿妈已经为他煮好了奶茶，一盆风干的羊肉已经放在帐篷的男房里。扎括坐在男房里一块羊皮毯子上，接过阿妈递过来的滚烫的奶茶，感到肚子已经很饿了，便专心致志地狼吞虎咽起来。

阿妈以扎括对风干羊肉一样的专注，专注地看着扎括。

“你越来越像你的阿爸了！”阿妈忽然说。

扎括被阿妈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他猛地抬起头来，看见阿妈看他的目光里有着与太阳一样的亮光，亮晶晶的，让人不敢直视。

“你现在是个骑手了！”阿妈又说。

扎括看着阿妈，在他的眼前幻化出彩彩的身影。

这天晚上，扎括无法入眠。他看着探头探脑往帐篷天窗里窥视的星星，那是无数双阿妈的眼睛，它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扎括，“你现在是个骑手了！”；他看着在星星的拥戴下雍容华贵的月亮，那是彩彩娇羞的面容。他想起了仓央嘉措的情歌：在那东方的山顶，升起洁白的月亮，未嫁少女的面容，时时浮现在心上。可是，彩彩已经不是“未嫁少女”了，已经是别人的人了。

一缕委屈和心痛的感觉在扎括的周身徘徊。

“下一次我要让白蹄马放开了跑！”扎括心里说着捏紧了自己的拳头。

“我要拿第一名！”扎括从被窝里坐了起来。

“我要和彩彩结一次婚！”扎括起身穿上皮袄，走出了帐篷。

阿妈被惊醒了，她看着帐篷门外那个高的的身影，没有出声。

扎括走向马厩，解开马缰，骑上白蹄马，向着黑夜中的草原飞奔而去。

“哟——嗬嗬！哟——嗬嗬！”他大声喊叫着，引起草原上一片犬吠。

扎括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心里是无上的光荣。

草原为它的骑手同样感到光荣。

